

皇明嘉隆疏抄

兵科右給事中臣夏言等謹

題為杜傳乞以光

聖政事昨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
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
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錦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
部知道欽此臣等特待罪該科伏覩

成命私懷憂迫弗遑寧虞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
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

德乃可授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官物故輒將弟姪廝養及親交技藝人等一槩乞

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明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從而莫執 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衛之官充斥官署至不

能容太倉之米耗於俸糧幾至乏絕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 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

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

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切意也當時

臣言猥以菲才實奉 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

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不慰悅名器自此稍

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 改元以來未及

二年 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

事紛紜 聖旨不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尤為

嘉政之尤先前祇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其藩邸舊勞網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可也乃若戴義歷事累朝恭侍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榮寵亦云極矣迺者病故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鑑廩給齋糧帑分麻布官造榮域優崇亦已過矣今因梁恭等之乞復蒙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實為過濫此則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祖宗世守之法皆大壞于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蓋係於登極一詔今
復有此舉則是欲蹈先朝之故轍而非所以
全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祖宗之

成法而非所以隆聖明之新政也况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先朝之傳乞是則前日
之裁革非也前日之非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
也先後矛盾首尾銜失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
此臣等考之故典武職資格自軍功立至副千
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二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
虜賊四名額以西南畝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

擒斬十二名顆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名以陣亡例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每員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漕陸挽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

陛下厚祿之耶且武職之襲至指揮使而上蓋軍功

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也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於濫人人據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虞不言疲敝田野無人不能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發正宜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舍此不圖寢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

綱既紊百目盡隕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
矣伏乞

陛下上奉

祖宗之訓下為

社稷之計今將此傳

陸戴錦戴俊官職特寢

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

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

中興之政

始終如一不復為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

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屠僑等謹

題為遵 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事近該錦衣衛

右千戶所旗幢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 藩宮之勞

乞要比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

本衛所見任職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

弟小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

道欽此又該兵部執奏奉

聖旨也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沮又該

刑部題本卷十一
那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於帶俸數內乞要見
任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
則必任之以事那福海等乞陞已非其據且嫌
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
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
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那福海
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不惟不從併與小旗顧錦俱傳陞錦衣衛正千
戶世襲該部又行執奏為

成憲之決不可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 批荅曰已有

旨了是何甘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之授必有
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考有勲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今邢福海等以其
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
其姊氏嬪御自有 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
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恩非今日可授之例
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况千戶乎千百
皆不宜授也况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

為明白治亂之機大有關係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皆以為許奉肅奉
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有陳乞顧錦亦得併
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不戒也尚矣寵
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禍可
鑒也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有寵命之褒矣
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賚之而已爾若武職
世襲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况傳陞乞陞
官職乃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敝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革成憲首詔裁革天下

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意查革
方定 聖墨未塵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宮闈親屬傳授蔣珊等
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為百戶該部
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因
女侍之故至以校尉之役而輒隆以錦衣五品
之陞不獨止其一身之榮而遂及其子孫世官
之典在

祖宗不肯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功者更將
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諭也夫

武宗之朝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不可收拾今日傳乞之事或由宮闈或由女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而其流之弊又有不可勝揀者於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陛下熟思臣等所言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之當信特為追寢 前命令邢福海等止以原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君德於乾剛之羨而聽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等職有當言義不容默懇切之私不勝
仰望

聖心悔悟之至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事近該吏部題為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為乞恩比照事例改陞館職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夔編脩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朝有此傳

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會典內一款

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
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叅出
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
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吏部銓
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夤
緣奪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叅送法
司治以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將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
出於公則爵重而賞勸是以我列聖愛之重
之布在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途清仕路也不意今日又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美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多類出於武職雜流矣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反浮於寧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為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脩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 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

改授行人司職御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者俱夤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儉邪小人壟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今璉萼以誣搆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璉萼之疏必不上矣書

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總等甘為膺犬無復忌憚
平生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為大臣
而為子孫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汙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下奮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黜為大
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
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為民其書
及總等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
取自 上裁則誣善纒諂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實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道不昧而

仕路永清矣

嘉靖四年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改陞恩典出自朝廷這斷如何輒引大禮妄言
掇拾又說偶合之辭大禮尊正於綱倫好生不
知事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法度終於廢闕天下後世將為何如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報答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願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利者欲人知趨之也全等糜費 帑廩百十萬石盜竊名器十有餘年幸遭追罰 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衣冠之爵以情授權以寵加賤及臺廡濫於局外使將來捐軀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德其上哉今日其造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切念全等方革之初節奉 明詔有曰

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被革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叅奏重治又曰再來奏擾不

饒宣之 綸綍威如雷霆布之朝野昭如星日

相去幾久盟約已乖一時儉人糾類朋貲依城

負社竟有今日縱是不許黃緣比例然

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

往迹甚明况閔安等五名俱係內臣傳乞事同

一體法持兩端已作厲階終成幸竇且法久則

勢將必玩人情如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

視今亦由今之視昔阻遏之計顧不難哉此其

不可者三也臣等豈不知將順可以獲

君循默足以懷衆也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

錫不可不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不
可不虞利害相權擇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斂
謗豈人情哉再照季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
月始奉有 前旨查勘中間 奏擾凡七八次
俱經本科痛行叅出使該部據此豫為叅

奏縱不能果如 明詔發遣以去其幸謀或可潛

折寅緣之奸 恩未必遽頒頒亦未必至濫濫
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尤哉今職掌過事
姑容左右曲為求 請臣等又奉職無狀不能
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既定而復搖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
賜追回 成命將季全閔安等仍前革職通行拏

送法司照依

前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

新政無瑕類矣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譏刺既眾雖言怨

必多特以待罪言官勢難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赦其罪而采之納之臣等不勝拳拳祈

望之至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等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寢傳奉杜請謁以光

聖德事先該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稱係在奉夫人
弟安引先年事例乞要陞職已經本科據法參
駁再經該部抗詞執 奏俱未蒙

允旨乃於十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小旗顧錦都
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成命既下中外聞之
罔不驚愕臣等方合辭論列間又該邢福海顧
錦 奏乞見任管事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益切駭懼莫遑寧處伏思

陛下仁聖恭儉法祖立政自踐祚以來臨御外朝

燕處法宮凡關聖躬舉措未聞少有差失

雖文王之小心成湯之檢身莫有過也詎意

今日有此傳奉之舉實為仁明之累臣等忝為

諫官職司補過凡遇小有虧損

聖德之事便合力言不敢畏避不測之誅致

陛下事有過舉謹昧死為

陛下言之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造創大業起自民間不階尺土間關百

戰以有天下故立國之後設為武爵以待有功

延及子孫俾世其職比於文秩獨加優厚所以

重汗馬之勛勵忠勇之節也是以本

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陞曰文職不許封公侯

死以此耳

祖宗一代之法子孫萬世之守可謂慎重矣

列聖不朝率由罔愆中間亦有爵賞謬濫之時多

中之年政令之弊然而繼世之後旋復釐革徒

傷治體貽譏後人何益之有矧惟

陛下即位之初固已痛革先朝此弊海內臣民方

欣慰今聖政維新更化未久顧踵故轍而

行之其實臣等所未解也且邢福海顧錦平日

不列行伍未經戰陣未有勞効而一旦官以五

不待銜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以

祖宗之法律之甚不可也豈惟

祖宗之法不可在公廷之議咸以為不可也又况以

排是之私冒 國家軍功之賞尤不可以示

天下也竊意邢顧二夫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

平令亦有勞勛然有今日遭際 龍飛克陳大

內若家封錫之榮煥加名號之美 後宮寵渥

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

若思不當緣寵驕矜輒復廣希恩澤昔宋臣歐陽脩

所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上疏云張氏

奉入宮之前親戚各皆何在 今日富貴何必廣

為開人自招謗議此言極為切當可以開諭常情伏乞

陛下仰遵 成憲以名器為重申飭 內庭以汰侈為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且查得邢福海所 奏止是援引魏振事例所望亦已過分而傳奉

聖旨乃有正千戶之陞兼許世襲所予反為增濫顧錦陳情不知憑何夤緣忽同 內降事體大謬漸不可長至於乞 恩管事且有明例不煩論列所有昨來傳奉邢福海顧錦世襲正千戶之命尚乞 聖明亟賜追寢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臣

等冒昧瀆陳罪當誅死緣犬馬之忠誠不欲萬
世之下以此事首累

聖德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吏科都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抑倖進以尊大禮以惜名器事先該吏部題
王价原係朝 覲考察閑住人數

祖宗朝六十餘年凡經考黜退者竝不曾有一人復
職王价假以建言大禮若遂其僥倖豈惟無以
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筭伏望將王
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祿寺監事錢
子勲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閑住人員建言大禮
事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
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錢子勲准與他復職欽此夫以吏禮二部所擬

如彼

陛下所以處佞與勲者復如此臣等深有所未喻故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獻竊思大禮者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礪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禮者皆何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於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旨以議大禮為因以贊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
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錢子
勲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非小人
我臣等查得上价錢子勲俱係朝

覲考察黜退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真
穿窬小輩也唾出果挾自知猶木冷灰不復生
然故假建言大禮以圖進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勲復原職各致仕固已墮其
術中今又将价晉京職勲復原職各見任是復
落其套內我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

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著為定例以風勵庶
官今若復用佞與勲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且啓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
在通何以示後諂諛成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
以來始猶陽假陰售今如佞與勲則明白陳乞
不致於必得而不已矣始猶以獲一官為幸今
如佞與勲則恣意豁壑不滿其所欲不已矣餘
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佞勲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典禮污壞其言亦不可
信耶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若此謀
大臣也亦曰佞輩不可復進京職復之則奸人

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究其欺罔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是

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污壞矣垂涎富貴者朝以議禮駕言染指功名者暮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之言無以懲奸而杜倖是 朝廷之官爵真為小人所壞誠不忍

陛下之官爵為小人所騙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擬將王价錢子勲仍令致仕後再
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司嚴
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壞
國家之名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嘉靖六年正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以節秩廩以隆

聖治事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興等題稱

本官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

鮑恩等八名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

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

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

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

人無瀆志爵祿慎則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

同符堯舜者也而其已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

端有繫於此者夫何慶等狡猾賦性貪冒成風
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 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然 中興之令典非

有 先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

待罪該科義激於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愚

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宗貴矣而又衛

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立深

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憫不失

李慶者固當曉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故違倖
得使之矢心圖報感激於無窮可也顧乃覬覦
非分遽躡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此不杜則章服如之何而不侈越名分如之
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者哉
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當擒斬
北虜九名顆正千戶六級當擒斬六名顆實授
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顆總旗二級當擒斬二
名顆若等身寄戈矛命等一擲甘心矢石且求
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吳止數人文移往來動經
一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而可以希圖

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
五石正千戶五品該支一十六石實授百戶六
品該支一十石總旗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
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
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
雖糧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兩所給亦是民脂
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
意不過謂忠逮事累朝積有勞動生前犇王
之榮金帛之賜茲者瑩域之建

諭祭之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

殊典已足酬功又何至上干國家竟萬世之紀綱

下賤 國家一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後人作
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且昨鮑忠初故之
後京城內外眾口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九十
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
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足
則貲蓄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
此則其席恬之惡素行可知矣雖自今落恩之
職擯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優恤之恩典今 聖明在上功罪莫
逃賞罰不渝儻有可錄必 賜追崇是則惟辟

作福之大義而何須慶等紛紛 奏贖耶且官
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劉鐸等五十人異姓別
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也何乃混以名
藉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 朝廷之器以
濟已私引類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
賄遂使胥徒雜沓乎青紫廝隸混淆於冠裳臣
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哉今
胡雛作梗邊塵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
其用遣戍者歲增而糧餉不副其需孜孜區畫
固嘗廛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

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為所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念多事之際重惜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處分鮑璇等勇士速

賜停罷仍令以後內府各官有故若果著有動

勞該在優恤一聽

上裁以見恩威出自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

冒叙功勳僥求官職則真無冗授足以服西此

捍禦者之心俸不虛糜足以舒東南漕輓者之

力而內治既脩外患斯弭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鮑忠故後思悼非常冤先已有准
乞數名了這起鮑忠等准三箇勇士准收二十
名其餘革除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重爵賞以彌弊端以全政體事近談

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援內官監
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
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
一冠帶匠人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
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罔辨
踰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污奏判計得六十八人
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
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所以奔走群動者莫

先於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者莫越於
文武二途故武職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
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
銓而序班亦係議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
間有外此而得非 思出黃緣則姻聯戚畹然
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徼外死事邊戎未
霑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黷
校述遭白首青衿動經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
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
而倫之前項人役張順耗廩徒手擢官者難易

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知也且內官監以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始籍錦衣其諸匠作則皆銜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褻濫名器破裂舊規之失科部叅行無慮數四尚意 天啓 聖衷行收

放罷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談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匠箭王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 特恩蓋不得多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役墨工咸通官籍其為寅

緣之計固得矣所惜議禮清地可廁工師

近侍衙門淪為匠局將使餼公影射之輩藉口藝
技之微咸矜矜然有垂涎班列之想矣謂不作
俑於是舉乎又况此輩虛名徒掛實用全無程
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為智能論事功則玩日愒
時以為勞勩避差役則假威 內府以復身家
尚奔競則轉相效尤以冒章服干求之迹人所
共知似覩之容彼亦自若 朝廷安所利而容
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以故察政體則
先特縱而 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特輕而

新政始重量倉廩則先時嗇匱而新政稍充計帑
藏則先時殫虛而新政浸裕夫統御一道脩
墜異趣賦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
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
我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旨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

上塵伏乞 約飭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試而庸信

度之工亟賜收回 成命將宮匠趙奎等照舊

供職著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於文

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一
三
清
朝
肅
政
之
時
為
恣
意
干
紀
之
舉
恢
張
倖
門
蹂
踐
公

器
守
法
之
人
似
不
如
此
仍
乞

天
語
戒
飭
務
期
安
靜
以
遠
罪
愆
庶
幾

國
度
不
虧
物
議
不
作
而
後
釁
或
可
弭
矣

嘉
靖
五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奉

聖
旨
已
有
旨
了
該
衙
門
知
道

兵部尚書臣金獻民等謹

題為重

詔令惜名器以絕厲階事武選清吏司案呈先該錦
衣衛革職千百戶等官季全等 奏辯復職該
本部備查季全等陞革緣由開立前件具題嘉
靖四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閻安等名由營建定礫廕陞的都准與原陞職
級內崔文著見任管事其餘季全等各與做百
戶職事不許當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不許比
例陳乞有違犯的叅究治罪欽此欽遵案呈到
部臣等竊聞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王者

不私人以官昔在

先朝權奸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幸賴

皇上嗣統首詔裁革仕路為之一清京儲為之頓首

誠與第一美政也迨季全王邦奇等倚恃

奸與第一奏辯節奉

明旨不曰與第一不畏法度則曰本當擊送法司究問

不與第一這遭則曰再來奏擾不饒

綸音誨與第一播海內經今數年忽為此輩反汗則

朝廷詔令皆不足信於天下矣且

祖宗舊制武職非軍功不授而與第一侍與第一

以昇人今以權門廝役市井豪猾非有汗馬之

勞弊授親軍之職則

朝廷名器皆不足示勸於天下矣以一日之間而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而壞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深為

陛下惜哉雖曰不許夤緣管事奔競者已成風矣雖曰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者已踵至矣故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矣伏望

皇上洞察此弊痛塞其源念詔令不可以輕變名器不可以輕授將李全等照舊革罷以息人言以消天變實

宗社無窮之福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四川等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汪淵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正

國體事伏觀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勅旨内外文武勲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
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効勞或以迎
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
者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
千戶者一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
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
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
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

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壞

國體臣等未之信也

陛下 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皇帝親弟不

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

力無所為况 先帝之遺詔明白 慈壽皇太

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於定策

太監扶安何與於贊襄至駙馬等官崔元等之

奉 符迎立太監張佐之藩邸効勞惠安伯等

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皆臣子奉職之常
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貴戚并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蒙 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於
分已足於禮已崇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
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
指揮千戶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勩不可
以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
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

不世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

陛下與劉基如何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得而得之在

陛下不為泰於諸臣不為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功勲官爵下及于爛羊祿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勅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

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大典天下殊 恩擬議不下

廷臣撰 勅恐非 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

以 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
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
非巨等願望也臣等聞朕之不表身之災也况
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朝為鑒乎正德年間姦邪怙勢僥
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廁崇

階冗食贅員布滿 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 朝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諂前轍臣等愚竊謂此非
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有貪饕險
小急於富貴蠱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
利賴得矣於

陛下之國事何哉濟一己之私誤

陛下天下之大此輩置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
長隙不可開臣等恐此舉之後共一事者必自

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奸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
覬覦夤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
先帝之朝不至極弊大壞不已也臣等待罪言官職
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細
故敢不捨生昧死為

陛下極言以救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

成命俯恤人言庶幾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
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藩邸入繼大統雖關天運有勞諸臣特封廕

三才圖會卷十一
三三三

以酬其功成命已下不必撓阻諉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臣張九叙等謹

題為慎爵賞嚴主威以正 國體事日者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兵二部臣等皆以紀元之初
肇脩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群僚以新天
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隳是以異禮貌而特
錫之也既乃尚書喬宇等覆奏之有本送科則
陛下以入繼大統歸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
等見之伏竊愕異夫王后無嗣建支子以繼

大宗禮之經也是以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甚深遠矣况

陛下以武宗皇帝第一懿弟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

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
與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頌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寔尊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詔券俾子孫世承
襲食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漢盧植
語竇武曰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進之何勲
之有豈橫貪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
身名武不能用卒受聞喜之封以及於敗廷和

等之所知也費宋援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
政遇亦奇矣若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
亦非宋之所敢當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
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
矣親捧信符迎立等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
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
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裡酬過其
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心
矣我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若
前代徒為名號崔元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主受茲重爵報答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
歎死事之人 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
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手張鶴
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竝列榮遇已
極加祿三百石盈濫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以
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其職守固已蹶躓不安又以太子太傅
蔭子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
當也夫叙援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弱
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歆戴柰何自受擁立之名哉宦
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
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迤於東京委任漸大於
是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掖庭永巷之
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
騰叅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
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不可言

今

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主出於宦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欲廢其弟姪
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秦文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贊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當武宗之世事多司禮監所擅幸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今乃以贊相大計歸之臣等恐主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謙敬累經論列

陛下不惟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槩因旅進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黃偉鮑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使事臣等

抑不知其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又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

陛下錄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

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閔洪趙山

黃錦李清王竝孫端趙霖李堂李雲張昇蘇瑾

郭神趙林陳林張柄劉臣劉銳丁王劉榮各欲

加祿多者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十

四石廕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

一人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

千戶百戶夫佐等各先任 藩府承奉等官不
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 駕東京既已陞各
監太監諸職并得著蟒衣王帶等項服色榮已
極矣今若加祿世襲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
明王行法自近之意我

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也當劉
氏開創之初諸王難作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
乃獨重賚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
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况此二十七
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柰何欲事出漢文帝之下乎况我

祖宗之初治內之令甚嚴各監局內官無敢擅置家
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
敗事自王振以來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橫連都
鄙弟姪支附半於郡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希
附強權者率腐身豎子以自銜進敗國壽政之
事至正德以來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查革傳陛下官員未一年也何
為蹈其覆轍私昵寺豎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
譏再見於萬夫之口我臣等誠以為不可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勅下禮部頒賞勲戚文武大小臣
工既各以差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踰惠

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俸
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
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
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盡皆陞其舍人蓋前日
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矣旋復
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
下受無功之賞為貪貲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
之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柰何欲以私陷臣下
我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雖得例受
封爵然皆以 太宗嫡統之親以次叙進

陛下繼專承統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招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 祖母曰 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曰 興國太后已踰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

又推其情俾邵喜蔣綸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
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則 孝真純皇后乃

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

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

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次受封比綏和之末丁

傳皆為列侯陰沴女孽大千天常於是黃霧四

塞異世再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

亂士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敝寔以是兆今春
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晝夜不鮮日月星辰
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風霾大作變怪
異常皆上天先事垂戒及我

祖宗陰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驚惕而不知攬威柄懲家蔽以回變異乃
欲大啓封爵及今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
襲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多也
君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悠久保全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臣等

竊又聞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言人君不敢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君獨斷於上者則
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出己意
貿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勅大須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
視草代言 內閣又不預聞故乃與一二近習
欲擅贊襄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美威福既以世賞牽制 內閣又以
厚爵援樹外氏徧賚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
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 前命以決蒙

蔽之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己從人示天下
以王者無私之義遏絕姦諛杜群小徼功固寵
之心則主威日嚴人無異議近習知懼政柄
不移天變可回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繫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後悔也臣等披瀝汗膽不勝惓
惓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自藩邸入繼大統雖天運有勞諸臣特加封
廕以酬其勞成命已下不必撓沮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戒不職以勵邊臣事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且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謀擒捕盜黨盡絕以致邊方寧靜勞績可嘉不准辭著照舊用心鎮守還廕弟一人做錦衣衛世襲試百戶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測

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廕忠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一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惡吾輩之驚怯者也二說皆是殊不知飾詐能來 溫厚之旨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蔽 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上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愚且昧者誠如是奚以賞為臣敢詳為

陛下言之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讐秉節鉞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虧河上之師主帥辱推轂之命 宗藩避難骨肉朕違闔鎮生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尤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 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未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

等官悉蒙原宥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
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聲
勢之孤危體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
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忠豈不知哉
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疾益篤未審此
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匆遽惶懼之時而乃
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
撫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卒至授
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卒至成擒博訪廣詢漫
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履歷謂忠無要挾

之意可乎

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不探其心而誤墮其計
睿旨溫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
今職之有竦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
然而受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之不然何
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
為不可者也如蒙乞賜追寢成命武忠不必
賜蔭朱振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

戒飭忠等宜當矢厥忠貞同補前闕候將來建有邊
績別如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碌碌之名因

上售私輒犯洶洶之議以貽累

聖明以自速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徼守臣知勵矣

嘉靖四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罷陳乞以重爵賞事近有針工局副使楊
等題本到科內稱

御用監太監丘清病故節家

天恩賜給寶鈔齋糧麻布蓋享堂碑亭造安葬
乃引故官趙山為例乞將伊姪丘麟量授職
請錦衛食糧直差題奉

聖旨准他丘麟與做錦衣衛百戶帶俸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等查得先因御馬監太監趙山病故
少監王佑為陳乞蔭其弟趙雲為錦衣衛正千
戶臣等嘗具疏題請力諍其非未蒙

准信該兵部尚書彭澤等反覆具題諫阻亦奉蒙

俞允中外臣民方且以為此

新政之累惟日望之

近又有太監楊聰病故小火者張通又與趙山
比例陳乞又授其姪楊倫為錦衣衛百戶今副
使楊純等又以為例而丘鱗竟得陞陞錦衣百
戶之銜則趙山一時之特陞不得永為冒濫
陳乞者之定例邪臣等前日所以言極諍而
不容已者豈好為是喋喋哉正恐弊源一開未
流難禁有如是耳蓋武職必由軍功此

祖宗傳世之舊章傳乞盡行查革又

陛下即位之

新詔今使群小遂其請求則是

舊章未守 新詔自建天下人心必將謂

陛下拂 祖訓而濫 恩私廢 詔書而闕倖跖矣

其如治道何況此等 恩典在

先朝或由 青宮舊侍或酬久任賢勞則珍重褒崇
而偶一為之未嘗博施而濫及也今者不論厚
薄賢否而各聽其陳乞臣等竊恐名器泛濫則
功臣解體得之者不感其惠而覩之者亦不見
其貴重矣故古之明主謹繁縷不以輕授儲敝
袴必待有功良有以也况官爵乎且故官趙山
等皆

陛下潛邸舊臣也

陛下莫不曰恤其舊私貽之過厚似無大害然人主
為天下守名器惟賢是與豈可得而自私凡在
庭闕之下者孰非

陛下之臣庶邪舊臣可厚則奉公勞瘁者豈可薄然
各家弟姪豈可數計若使侍門一開人皆沾惠
舊新蒙恩臣等竊恐人多日永雖倍漕河之
粟不足以贍其養而錦衣一衛且將不能容其
趾跡矣則前日之冒濫而除革者又何以使之
屈服乎臣等伏望

陛下遠遵傳世之典使舊章不自我而愆忘近守
登極之諭使新詔不踰年而反汗名器用守上

荅

天心私授不徇下銷物議收回累次之

成命追奪三姓之廢官則倖門無跬陳乞者不得以藉口覬覦者自是而息心此脩德弭災之實政而感人動物之微機也臣等無任憐憫之誠干冒宸嚴不勝悚息之至

嘉靖二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臣許相卿謹

題為裁倖進以伸公論事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衆則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不得私也頃者

欽准蔭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蓋騰物議率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兵部尚書彭澤等言之安磐則又言之人三為衆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諭曰已有成命了再諭曰已有旨了三

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朝廷之政公則

一體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乘隙躡

踵非分無厭之求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禁之
然則欽為亂 國經澤等為失官守臣等為負
言責但不知議者謂

陛下為能守

祖法何如耳故尚書于謙再造

社稷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戶今尚書王守仁克平汀
贛官其子王憲為錦衣千戶欽非二臣比而賢
官崇於子冕與王憲是忠勲大臣之子曾不若
近倖中人之奴天下狗國死事之臣謂之其誰
不解體借曰

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 寵以賜金優以加
俸有識猶曰非德賞也况賢非欽之類欽之隸

耳而濫 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吝改而持之益堅豈欽甘言媚諂惟恐失之
為愧而衆方蛇盤蚓結陰有藉之為地者乎何
陛下重違內侍而輕拒士大夫也漢儒董仲舒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嘉靖建元以來冬無
積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
伏望

陛下寢前 命褫賢官以感天意以昭公論非惟塞
小人非望之心亦助成
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自禮等謹

題為再乞

天聽慎名器以愜公論事頃者該兵部具題為

欽奉事據遊政司送據蕭諫等各告受蔭前來本部
欲便遵節奉 勅旨將蕭諫等廕授指揮千百
戶俱照後註定各所司帶俸等因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勅旨與世襲蕭諫等著堂上
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管事內府衙門該錄
的著戶部查照勅旨行欽此隨該兵部復題前
事內閣蕭諫張潤等不係軍功緊與世襲不由
考選俱令管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下貽諫等

之罪愆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竊惟恩賞一事前日群臣交章諫止情已罄矣詞已竭矣未蒙

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等官又皆交章奏請亦未蒙准信臣等仰承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諫者以候

聖心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且使要於至當而後已迄今闕月之久大臣累疏辭免而尚未得度歲晚近習晏然冒受而醜釀益深夫爵賞以為勸功也衆悅而後賞之理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
哉况錦衣係近侍衙門所關者重若不待選
擇而槩以廕叙私及其人則將來咸曉近習比
例黃緣充斥衛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蹈
正德年間之轍矣况世襲必有軍功見任必待
考選此祖宗之成法累朝之事例若一旦
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守而服天下後世
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筮今雖循默順

肯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
之罪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

皇上於有過孰若披瀝肝膽盡言於上以不免於

斧鉞之誅為是邪且此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
輿論未協未足信也小臣言之而遠臣未言未
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

請遠邇臣庶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治若違
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試於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
遍閱而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密勿大臣功
在社稷誠有如聖諭諄復慰免者

陛下尚且准賜伯爵况近習之廢叙顧敢居然冒
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民咸

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為得之情故連累

內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
紛紛物議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廢過制在諸
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賞之失本以廣仁恩顧以虧

聖治臣等竊為

陛下不取也然戚畹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侯
則難開事例從龍超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
自足酬勤今又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
何以示法天下也况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

銀兩紵絲各有歲額之數蘇軾云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見今邊患告急四方靡寧群小窺測投間抵隙人心未定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此之謂也况人臣之義與國同休戚天下安則人臣安矣若惟貪圖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德年間之事可以鑒矣是豈遠而難見晦而難知者哉且

維新快觀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覘天下諸藩亦必拭目而具瞻者若本源一差末流難制臣等伏

陛下思之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國體臣等何

為不知特順德意為美而且好取戚畹近習

之怨恫邪臣等言論及此拊心自訟深慚精誠

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於開陳愧古人遇巷

之誠曠瑣垣諫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聖聽收回累次之

命姑且封蔭之恩於有功者別加議處務使賞當其

功不處非義之惠於無功者斷之以義務使賞

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於

祖宗之成法何守而不墜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

輕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覲覲之念可以弭
四方之變可以節糜費之供成中興之治者
者此其一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嘉靖元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已累有旨了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該衙
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斬濫予以重武階以彰

聖治事近該

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

監黃英病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富等齊賜恩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

衣衛指揮僉事著任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

正千戶黃鉉黃鉞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

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又酒麪局副使

米用題稱司禮監太監賈友病故已將姪男陞

授節奉

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

甫閱崇朝疊此 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一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度誠不
世出之 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
屢疏之而

陛下屢弗之畧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
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之人
雖破常格然且上虞 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
而終止或 恩濫而中裁悼心固慄慄也逮至
武廟之日漸開倖進之門嗣我

皇上纘緒懲愆鑿弊一浣而新之見諸

明詔天下欣欣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深
法欲玩左右侍御之臣縻身家而速功利朝
為一辭焉移

陛下暮為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若楊聰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傑
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有若崔文有若
閻清有若周永以營建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
者半却者半未肆也然而倖竇浸已開矣至於
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愛
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不易一遇可惜名器當局

互為益梅轉相膝葛輒尔強聒如成憲然少長
不倫群而官之親踈不分槩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
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寶鑑脩葺

旌功賜額賁幽之典迥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縛

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又不在乎後

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淮

秦文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乞見任者各一人

惟戴儀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

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

人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亦獲厠名曩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竊

陛下豈不以福威在上祈懇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抑豈知朝廷之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溢則輕重則授之而下知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校力奚啻百餘人車從喧填里閤竦畏光耀多矣但其徒擁虛器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褻

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苴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况今各處春旱秋霖

天妖地異 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明綽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

器汰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

丹悃擬列皂囊因以徹九重而回於穆乃復

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默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厥竇而拓其所僅存返厥

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

以徇情而裂當調追寢二項

成命將黃富賈通等槩免甄錄則 聖政昭公論愜

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憚則將黃
富照張淮等事例任之南撫以示優渥雖於事
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若

聖衷仍有未憚則將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陟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
照舊帶俸著役賈通止與旗役所司食糧此則
臣等勉為將順之策殊非令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清時美政可以忭中外而型無
窮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諒非小裨也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重官賞以全

國體事臣聞賞以待有功而

一切無功者不得濫官以選良士而所謂賤類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懈類賤而官則良士羞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而官之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剗切詳盡而

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為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為其子求即明帝不許而止賜萬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即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即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者有八旗總千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
狗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
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諛等以
蕭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
職匪惟敬等羞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
良賤者亦自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
使席寵陳乞者藉為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
斷養而比隆焉諸 公主聞之其謂

陛下何不可六也况張欽本出朝鮮隸于欽者如此
今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
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中國之人可知
矣外夷輕視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右近臣
不宜為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負謗於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
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何哉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之議及該科之言將前

命停止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談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裴紹宗謹

題為抑濫乞以清 朝政事臣惟

國家設武職之官以勸有功間有帶俸與見任者等也是皆名器所在政體所關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恭題本到科內稱太監郭昇病故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之例將伊姪郭洪量乞陞錦衣衛百戶直差管事奉

聖旨准他郭洪與做錦衣衛百戶帶俸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查得近日濫乞之官有趙雲有立麟有楊倫乃今又有郭洪效尤緣洪等有何功於天下社稷而輒希非分之恩濫無紀極而破壞

國家之名器政體一至此乎且太監郭昇雖稱歷事有年勤慎頗著然蟒衣玉帶尊顯用事亦足以酬其生前今既物故又復恩廕其姪濫與前官是以報功酬勞之典而為啓寵市恩之舉臣恐將來沮將士激勵之心結忠勲憤懣之氣所得者虛名所貽者實害且

陛下以潛邸諸臣昵於私恩聽其濫乞似無太過以臣反覆熟詳見今天下水旱災傷各邊急缺軍餉謂宜澄汰冗員猶且不給若又濫乞群小將使倖門不塞小人皆得乘君子之器入斯賤之紀綱紊而政體乖

祖宗畫一之法蕩然不存 朝廷公平之政從此而壞一遇有事何以勸忠而策能且潛邸諸臣不輔成唐堯之治以榮身名反蹈釀

先朝故轍自取咎害只今道踣旁觀者已竊笑其愚如正德時之為也臣等嘗為此濫乞趙雲等三次疏諫不蒙 准信又該兵部尚書彭澤等亦嘗執奏竟不 俞允而又有此洪之濫乞也嗚呼澤及臣等皆股肱耳目之官

陛下棄之而不用以一元首而獨運於其上可不可也伏望

陛下勉從彭澤之言及臣之論杜濫乞之徒無使如

楊倫郭洪接踵而援引也則國是庶定

祖宗勸功之法不至於終更廢墜矣乞特郭洪等

成命早賜收回

宗社蒼生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 張原謹

慎重賞爵 半非見吏部奉

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
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欽依都督同知陳嵩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
承襲欽此又欽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嵩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
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景俱
與做正千戶 兵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安 人心者切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
天地之常經 元王之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勿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

檢人心砥礪世道

祖宗大統為天下我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隳

祖宗天下法制也齒齡等無間闢百戰之功非俊傑

九德之士待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

極名位已成今無上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

及四氏封公右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

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

武職者二人惟寵賚頗侈賞賜橫濫

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言親聯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何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等車何謂耶若以而母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於國則論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

勅今年又降一勅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

洪恩過寵頻頒鼎見以責以僭至於如此然則何時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槩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陞之

厲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
駭且惜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階
重職也封拜大事也

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勅率易行
之揆之事理殊為未安况大恩不可以頻假
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俱在

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意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
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
不可誣者是以前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
絕私恩而不肯少焉假借乎外戚其外戚之知
義理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焉

憑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
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
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訐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况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
饉連歲餓殍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
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
而數數累章乎 恩澤臣恐天下以
陛下無心於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非細細也臣
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
導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
防俯納臣言符前項

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

賜賚有名官爵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知足之令名臣之此
言非敢薄於

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觀茲事
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愬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
世之義及臣也是以昧死上

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給事中臣胡訥謹

題為慎名器以保全功臣事竊惟爵賞所以報功也重則足以勸輕則至於濫不勸而濫雖堯舜不能治何也失礪世磨鈍之術也孰謂若與器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該吏部奉

勅太傅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兼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廷之臣相顧驚愕謂此殊思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爵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之功而後膺此不世之貴惟子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一旦益之以非分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

加以散官者率皆奉若

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蠻夷戎狄不式王命逞其凶惡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草竊奸宄覘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皮劉我生民於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敗王章圖為不軌以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其難則加之今光祚等六臣有靖邊之功與有遏亂之功與有定難之功與三者皆無聞也而猥加以宮保之名無功之賞有識者之憂也萬一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焉或兼而有之又將何以賞之不可賞而賞是褻天之命不當

受而受是 不畏天之命何也賞爵出于天非夫
人之所得私者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
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
任職可乎九齡對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
是以卒不之賞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
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未服汝為使相
品位極矣後更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
亦未嘗輕負夫守珪有破契丹之功彬有平南
唐之功唐不君臣於官賞之際尚如此其慎今
光祿等庶罷能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
偉績以求人無忝於前人而無負乎厚祿豐爵覆

鍊之刺方且籍籍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益重其過臣知此六臣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昨談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勞之答之夫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臣子之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况中又有拜其迎守且不與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於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褻鑿宋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佞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

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足以莫

宗社於無虞矣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賞以酬勞朝廷令典勅旨已下如何又來奏擾
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懇乞

聖明循

典章慎爵賞以重侍衛事臣竊惟我國家之制
設立親軍錦衣衛以扈從禁近語其職掌則
直駕侍衛巡捕職莫親焉任莫切焉其堂上
管事尤非帶銜帶俸之比每一員缺須兵部選
推二員恭候

欽點方得到衛管事蓋因其職任親切

簡授之始必極精詳非可請乞得之者也乃若前閑
住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黃浦顧可使之違例復

職僉書管事於錦衣堂上哉臣查得

會典內一款凡錦衣衛官為事復職雖遇

赦仍調在京別衛帶俸夫帶俸原衛猶且不可况左
右都督為武職之極品管事堂上廼錦衣之尊
官浦以革職閑住之臣一旦兼而復之其如

祖宗之憲典何方

皇上之御極頒恩也廕司禮監太監黃錦弟姪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錦即具奏辭免乞將原
任右都督姪男黃浦准復錦衣衛堂上見任管
事事下兵部迄今尚未題覆蓋以稽之

舊例在所必無是以從容有待不敢壞法紀以拘所

請爾茲黃錦病故該監復申錦前奏朦朧授約
贖事例陳乞伏蒙

准錦原請黃浦遂得復職管事夫錦在內侍中頗稱
勤慎人亦知之值今身歿之後

皇上念其舊勞錫以恩賚亦豈為過第以臣愚思之
則大有不可者據奏鮑瓚昔蒙 准陞錦衣衛
堂上管事是瓚猶見任錦衣非若浦已經革職
瓚止陞遷本衛非若浦起用管事於例亦自不
同况我

皇上御極以來飭綱振紀錦衣堂上諸臣或以自陳
罷免或以糾拾單去惟慮冒濫名器以妨職任

則鮑瓚事例昔雖有之尚當議更以光

初政詎援前例之所無求今日之必得可乎不可乎

且予奪者

天子之大柄

命令一出誰敢撓之今浦之革任閑住廼

先帝所奪也該監代請復職是欲予其所已奪矣廢

錦弟姪一人廼

皇上所予也該監代為辭免是欲奪其所已予矣撓

朝廷之予奪伸群小之私情其誣

上行私一至于此若不及今裁抑竊恐此端一啟請

乞成風使他日錦衣衛官率得倚勢犯罪

希圖再入以干 憲典未必不自黃浦復職始
之也寧不大可慮哉夫

陛下之加恩于錦者亦至優且渥矣黃保等六名欽
蒙 着查照鮑恩等例與他黃斌等三十名欽
蒙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以 朝廷錫予而言
實為

特恩以臣下冒受而言已為過分則于黃浦復職一
事惜其關於 國家名器尤為重大或以
法典裁之或仍

前者行者待錦亦不為薄何又復其原職至使濫則
於錦衣處之堂上仍得食書以管事違當導之

明例施 曠蕩之洪恩遽爾輕以授浦如此耶臣待
罪該科義不容默謹披瀝誠悃冒罪

瀆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黃浦復職管事一節果於

會典前例有無違礙併查鮑瓚事例是否相同如
果臣言不謬即將黃浦照舊革任閑住另選錦
弟姪一人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以承

新命可也如其不然或將黃浦復其舊銜調於在京
別衛帶俸可也其餘書寫官事等項職名一切削
去不許復得僥倖濫膺斯

聖恩與國法庶幾並行於不悞矣再照錦衣衛乃

近侍衙門先年雖各衛官員無故不得濫入近年以來乞恩傳奉併冒功陞廢者較之原額殆數倍焉迨我

皇上嗣登寶位紛紛請乞猶為未已夫以侍衛之官聲勢烜赫有力者孰不欲得之顧爵以馭貴帝王所重而傳奉請乞陞官

祖宗於此為禁甚明在今日誠不可不慎其所與也臣請此後凡有特恩並乞

勅下該部具查事例取自

聖裁不得徑行傳奉其有朦朧比例夤緣請乞者悉聽該部執奏如該部徇情玩法容臣該科一

併指實叅究庶倖端不萌而政體以尊名器
無濫而侍衛益肅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管大勳謹

為懇乞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國體以裨

政事臣一介草茅幸荷

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上除前職感激情深涓埃報切日夕兢兢兩月矣

茲者伏覩 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祥等

題一本比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

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

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姪黃浦特准

錦原奏辭新恩并照鮑瓚例著復職管事兵部知道著查照鮑恩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談衙門知道欽此臣反覆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是臣又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可濫也卹錄者朝廷之大典不可冒也自惟溪壑之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起而天下之亂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於未然忠臣為國必防其漸况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尚可隱忍規避于君父之前哉謹按革職錦衣衛僉

書後府都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情臣請為

陛下——陳其不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悉聽焉臣嘗攷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衣衛官入以
侍衛 殿廷出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貴故舊
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隆重凡遇員缺必由該
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請

簡用又錦衣衛為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
衛帶俸蓋重任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
故太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蔭其弟姪義男為都督錦衣衛指揮等官

若黃時坤黃時恭黃時鎰黃安蟬聯金紫其餘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廕授黃詔為指揮僉事矣續蒙加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使為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犯親屬以膺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罷革乘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瓚例朦朧將錦名奏請夫瓚見任正千戶而乞陞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而復圖見任管事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瓚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援為例

馬悅原奏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夤緣急為請乞會冒無耻之輩遂裁
冠結綬於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刀懸
玉於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并三公豈不盜
名器而紊紀綱背先帝而忽前
旨乎浦之罪不容逭矣再攷

祖宗陵寢設立衛所官軍以護神靈而守

御器此其制不可毫髮僭竊者也黃錦雖勤勞其分
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後

陛下命工部營塋地蓋饗堂建碑亭賜旌祠所以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往來
看守同朝五貴會聚一門勢氣張大誰敢為黃
氏竊塊土折寸木廼駕言守墳妄乞

朝命黃保黃雄黃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
塋家事也若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矣豈有
堂堂天朝侍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朽
骨哉上擬陵寢下冒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日匱戶部計筭
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共約欠
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設官員及多餘冗員一體具奏查革決無可以復添耗竊彼黃斌等三十名果何人斯乃敢盡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乎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焉國將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數十年其竄耗又何可計耶且以

朝廷之廩祿養冒詐之厮流收無名之豺狼糜有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恩等例蓋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等題要將鮑恩等陞級鮑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體乾論劾蒙先帝溫旨嘉納深燭冒濫裁革大半今

皇清聖祖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皇上秉攬乾綱肅清朝政近年陳乞等弊尤當盡行
釐革彼黃錦一中官供事之臣耳何為而生前
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人者皆得被

封拜蒙甄錄而能使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哉
中官尚然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
鏑功銘鍾鼎者抑將何以報之伏願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倉冒之不可縱收回

成命乞勅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黃保等查議舊
典裁革以正朝廷之統體將黃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國家之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
以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抑而請乞之

杜矣臣之聞

先朝宦官若比依忠戴義輩率能薦賢為國秉公効忠
贊助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固幸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望有懷恩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
化可成而無疆之祚可衍矣仍乞

陛下勅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為陳乞與外
廷協贊 聖治則 宮府一體內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禮科事干名器責所
當言他非違邇臣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